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蒙古帝国史

〔法〕雷纳·格鲁塞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蒙古帝国史

〔法〕雷纳·格鲁塞 著

龚 铎 译

翁 独 健 校

商务印书馆

199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蒙古帝国史

〔法〕雷纳·格鲁塞 著

龚 铨 译 翁独健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203-7/K·491

1989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323 千

印数 7 000 册

印张 13 1/2 插图 7 页

(60克纸本) 定价:16.20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2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年出版至3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年3月

译 者 序

本书著者雷纳·格鲁塞曾任巴黎塞尼希博物馆馆长，他所写的有关蒙古史著作，据我所知有四种。1929年出版了《远东史》，该书分五篇：中国两篇，印度一篇，蒙古一篇，印度支那半岛一篇。其中蒙古的一篇，已经由冯承钧译成中文，题名《蒙古史略》（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1934年7月初版）。1938年出版了《草原帝国》。我现在译的《蒙古帝国史》，系E. 卡韦涅主编的《世界史》中的一种，初版于1941年。在1944年又出版了《世界征服者》一书。本书在他所著的蒙古史里面，是成书比较晚的，如果取他以前的两种有关著作比较，可以发现不少地方，著者纠正了他过去的错误或遗漏。

本书的目的，有如著者自己在“引言”里面所说的，旨在将主要的几种蒙古史源（中国的、波斯的和蒙古的）互相比较和对证。看了这本书，觉得著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寻究工作贡献较大，很有参考的价值。在叙事方面，蒙古史素称难读，他也费了一番斟酌，使阅读起来比较容易，对于日期和地点也做了查考。至于本书文笔的简洁，叙事的生动，有如苏联学者雅库博夫斯基评此书所说：“有它在文学上的成就。”

格鲁塞此书，上溯蒙古民族的起源，说明蒙古国家的形成和蒙古帝国的成立，至忽必烈征服中国，拔都和旭烈兀等征服罗斯和波斯之后，他认为这时候的蒙古帝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他的叙事也就到此为止。在最后一章（第五章），著者讨论蒙古人征服的结果，著者就事论事，未作进一步的分析。纵使有如著者所说，元代的事应归中国史家，波斯的事应归波斯史家来

YBA 35/10

探讨(见第四章第八节末),但就蒙古本身历史而言,向外征略的结果,本来可能因统一而达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反而停滞不前,著者竟未加究问。

格鲁塞此书,取材于《元朝秘史》的最多。《秘史》记事比较翔实,描写各主要人物的性格,如札木合的狡狴,塔阳的柔弱,成吉思汗的善于投机等等,栩栩如生,足使读者增加兴趣。然而《秘史》究竟系史诗的体裁,史诗所歌颂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格鲁塞此书的叙事也深染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对当时蒙古社会的阶级矛盾,他没有分析。他所分析的不过是蒙古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种族矛盾。他虽然看到蒙古当时有成立一个统一国家的要求,甚至象阿勒坛、撒察别乞、答里台之流,比成吉思汗更有资格继承汗位的,都愿意终止氏族间的分裂而推选成吉思汗为蒙古人之长。但他看不到这个时代的蒙古贵族,“为巩固他们在游牧社会中统治地位,不能满足于旧的氏族部落组织的形式,而要求有国家形式的强大的暴力机关”,^①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总之,著者是资产阶级学者,对他书中的观点,我们应采取批判的态度。

《世界史》主编卡韦涅在书后所作的补充,即附篇《成吉思汗系诸汗国》,将成吉思汗在波斯、在罗斯、在突厥斯坦、在阿富汗和在中国的后裔,从世界史的角度提纲挈领地叙述其大概,对读者检阅极为方便,故将它译出。书末,格鲁塞有篇幅很长的“注释和参考”,对此译者初感觉它是寻章摘句,无关宏旨,曾考虑应否全译,后来尊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同志们的意见,也将它全部译出。因为这里面固然很多是对音问题、字义问题,但可供参考之处不少。而且格鲁塞此书引用的史料很多,所引史料多在书后“注释和参考”里面提到,所以它可供读者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我在这里应该声明,格鲁塞引用各书,有许多地方虽然用引号

^① 参阅《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中译本,页90。

而实际上往往不是原来词句。有时因为著者有意用浅显文字来表达原来的意义,有时因为辗转译,文字有出入。因此他所引用的如系中文书籍,我一一将它和原文对照,有时我径用中文原文,有时徇从著者的意思,易古奥为浅显。至于著者引用中文书籍有发生误解之处,我于照译之后,另外以译者按语指出。

译名问题,大约是蒙古史的一个最困难问题了。经过前人做了许多探索,我译此书,可以说绝大多数译名都是根据旧译。蒙古史里面的人名、地名、族名、衔名以及其他专门名称,不应该随意照音用中国字表达其近似,凡是有旧译的,应该尊重。虽然有近于保守,太受权威的影响,然而蒙古史的译名过于杂乱,同一人,同一地,在外文有好几种写法读法,在中文又有好几种译法,使研究蒙古史或元史的人,在译名问题上先望而生畏。格鲁塞在此书,常常列举《秘史》、《拉施特书》、《萨囊彻辰书》(关于萨囊彻辰所用的译名,他是采 I. J. 施密特译本,和汉文的《蒙古源流》不尽相同,所以在“注释和参考”里面,我仅录原名,不作音译)、《志费尼书》以及《元史》的各种写法读法,已经费去不少笔墨,所以我不想在中国的译名上再做许多对照和考证。这种工作是应该做的,但是最好另有专书,不宜由某一种蒙古史去做。所以我译此书,在译名问题上,主要的是在选择哪一个译名的问题。我所做的选择,当然容有不恰当的地方,希望读者批评。

选择山有的译名,要比随音径译费力而且容易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蒙古史译名如此杂乱,但就两种主要史源,即《元史》和《元朝秘史》而言,彼此不同(仅少数译名,彼此一致,例如海都、也速该、札木合、乃蛮人、塔塔儿人、斡难河等);而且在一书之中,同一人,同一地,前后又有不同的很多。再加上《圣武亲征录》、《蒙古源流》、《续通鉴纲目》、《蒙鞑备忘录》等书的不同译法,诚足令人目迷心眩。而在选择译名上,我所采用的原则,首先是尊重原书的译法。

格鲁塞在译名上面,他已经做了选择,照他外文读音,对照现成的中文译名,原书是趋向于采用《元朝秘史》的。显著之例,海都祖母之名,《拉施特书》和《元史》都作莫拿伦(Monoloun),所以我国各书如《元史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等都采用了莫拿伦这个译名。只有《元朝秘史》作那莫伦(Nomoloun),而格鲁塞即用那莫伦这个名字。再如博尔术,在《元朝秘史》作孛斡儿出,在他书或作不儿古赤(拉施特)或作博郭尔济(《蒙古源流》),或作博尔术(《元史》、《圣武亲征录》),而格鲁塞称之为 Bo'ortchou,完全是《元朝秘史》孛斡儿出的对音。其他人名、地名、族名,格鲁塞所采用的多与中文《元朝秘史》的译音相符。为了尊重原书起见,我也采用《元朝秘史》的译名比较多些。格鲁塞有些地方采用《元史》的译名,我当然也照他。《元史》译名,常常短促,例如不亦鲁黑作盃禄,客列亦惕作克烈,额勒火脱儿作燕火脱儿,阿勒敦阿述作按敦阿述等等,而原书讨论译音问题(在附注和在“注释和参考”里面)之处颇多,如果采用过于短促的译名,到了讨论译名的时候将无法译。然而在另一方面,格鲁塞并没有迷信《秘史》至于把花刺子模称撒儿塔兀勒,撒马耳干称薛米思坚,喀什噶尔称乞思合儿的程度。凡非蒙古人、蒙古地、蒙古族,我们可以看出,著者并不一定用《秘史》的名称。而在另一方面,《元史》和若干已普遍采用的译名,我常常仍旧沿用,上述博尔术,我仍作博尔术,不用孛斡儿出之名即是一例。说过以上这些之后,我对译名就不再在书中另加注释说明了。

此外,关于地名,某些地方我趋向于径用今名。例如里海,不曰宽田吉思海,鄂尔浑河不曰唃昆河或斡儿寒河,印度河不曰辛头河,阿姆河不曰乌浒水,锡尔河不曰药杀水,德里不曰底里等等。是否有当,希望读者指正。

本书最后有“《圣武亲征录》记事的先后”16页(原书的页数),

因为这是将中文史籍介绍给西方读者,故我没有将它译出。又此书是卡韦涅主编的《世界史》中的一种,主编人在书的最前面有一篇序,将此书连系到《世界史》的其他部分,其内容和本书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没有将它译出。至于格鲁塞本人,除了一篇简短的“引言”之外,没有自序,并且也没有附一个简明的参考书目,这是件憾事。本书除每页脚注之外,书末另附“注释与参考”,但此类注释仅注明原书的页数、行数,在正文中未加标明,对读者查阅很不方便,现将“注释与参考”按正文分章节,每节分编序号,在正文中以方括号标出序号,以便读者检阅。

格鲁塞原书名《蒙古帝国史》后,用括弧标明“第一阶段”(I^{re}phase),大概因为此书是那套《世界史》中的一卷,用以区别于“帖木儿帝国史”。现在我们译此书的名称,删去了“第一阶段”字样,特此声明。本书承翁独健教授加以校阅,并加了不少按语(在注中略作“翁按”),本书在编辑加工过程中,还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罗贤佑同志对全书作了校订,特此致谢。译者水平有限,译文有错误不足之处,还希读者予以指正。

龚 铎

1986年10月1日

L'EMPIRE MONGOL

PAR

René Grousset

E. De Boccard, Editeur, 1941

据法国厄·德博卡尔出版社 1941 年版译出

目 次

著者引言	1
第一章 成吉思汗勃兴前的蒙古	3
第一节 蒙古民族溯源、成吉思汗武功的前奏	3
第二节 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	8
第三节 十二世纪时蒙古种民族之一初次向西发展、哈刺契丹人的西迁	13
第四节 哈刺契丹帝国的建立	16
第五节 从乞儿吉思人统治权的衰亡至成吉思汗诞生时的蒙古、蒙古民族起源的传说	18
第六节 成吉思汗时代来临前夕的蒙古地区、蒙古各部落	21
第七节 客列亦惕人和乃蛮人	24
第八节 蒙古社会的解体、成吉思汗创业前在混乱状态之中的蒙古	27
第九节 成吉思汗的先驱者、蒙古人初期的团结趋势、海都的称汗	31
第十节 合不勒汗	34
第十一节 俺巴孩汗	37
第十二节 忽图刺汗	39
第十三节 第一个蒙古王朝的衰亡	40
第十四节 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	41
第二章 蒙古国家的形成	48
第一节 成吉思汗的幼年、艰苦的岁月	48

第二节	成吉思汗为泰亦赤兀惕人所俘	51
第三节	博尔术事业的开端	54
第四节	成吉思汗的结婚、成吉思汗依附于客列亦惕人	56
第五节	成吉思汗对蔑儿乞惕人的第一次战争	57
第六节	成吉思汗和札木合的决裂	61
第七节	成吉思汗的被推戴	65
第八节	成吉思汗和札木合的初次冲突	68
第九节	成吉思汗仲裁客列亦惕领主们的争端	72
第十节	成吉思汗和主儿勤首领们的磨擦	75
第十一节	成吉思汗和北京朝廷联盟对抗塔塔儿人	77
第十二节	主儿勤首领的被杀	80
第十三节	关于以下各事件的日期程序	83
第十四节	成吉思汗和汪罕对乃蛮人的战争	85
第十五节	各部落第一次联盟对抗成吉思汗和汪罕、年代不确定	90
第十六节	札木合被拥立为古儿汗	93
第十七节	成吉思汗为泰亦赤兀惕人所伤、者勒蔑的效忠	98
第十八节	者别的归附	100
第十九节	塔塔儿人被成吉思汗所消灭	101
第二十节	成吉思汗和客列亦惕人的决裂	104
第二十一节	成吉思汗对客列亦惕人的战争	110
第二十二节	“成吉思汗的声诉”	115
第二十三节	成吉思汗在巴勒诸纳	120
第二十四节	成吉思汗战胜客列亦惕人	123
第二十五节	成吉思汗兼并客列亦惕人的地方	125
第二十六节	成吉思汗和乃蛮塔阳汗的决裂	129
第二十七节	蒙古军队的整编	133
第二十八节	成吉思汗对塔阳的战争	134
第二十九节	成吉思汗战胜塔阳、海押立	137
第三十节	成吉思汗对脱黑脱阿和不亦鲁黑的最后斗争	141

第三十一节	札木合的终局	146
第三章	蒙古帝国的建立	150
第一节	1206年的大忽里勒台、成吉思汗帝国宣告成立	150
第二节	“即位”后的论功行赏	151
第三节	护卫军的整编	159
第四节	篾儿乞惕流亡者的终局	162
第五节	斡亦剌惕、乞儿吉思和秃马惕人的降附	165
第六节	成吉思汗系各亲王的“藩邸”	167
第七节	珊蛮阔阔出的势力	169
第八节	珊蛮阔阔出的覆亡	171
第九节	临近中国边境、成吉思汗与汪古人	173
第十节	成吉思汗出征唐兀	176
第十一节	成吉思汗侵入金国	178
第十二节	蒙古人征服东突厥斯坦	183
第十三节	成吉思汗和花刺子模帝国的决裂	186
第十四节	在出征花刺子模前提到的继承问题	187
第十五节	花刺子模帝国的毁灭、河中和花刺子模的征服	190
第十六节	成吉思汗攻克呼罗珊与阿富汗	196
第十七节	丘长春的旅行、横穿蒙古	201
第十八节	丘长春与成吉思汗	205
第十九节	者别和速不台燃起蒙古人将来征服波斯和罗斯的 战火	209
第二十节	成吉思汗返回蒙古	212
第二十一节	耶律楚材	214
第二十二节	畏吾儿“文书处”和成吉思汗的行政制度	215
第二十三节	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出兵唐兀	217
第二十四节	成吉思汗之死	224
第四章	蒙古帝国的变迁	230
第一节	窝阔台的统治	230

第二节	窝阔台在位时期 蒙古对中国和对波斯的征服	235
第三节	窝阔台在位时期 蒙古对欧洲的征服	238
第四节	窝阔台的继承: 贵由	242
第五节	窝阔台系的衰落	245
第六节	蒙哥在位时期	250
第七节	忽必烈在位时期和阿里不哥的斗争	254
第八节	忽必烈在位时期征服宋朝的帝国、和海都的斗争	260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268
第一节	侵人的定向	268
第二节	蒙古人入侵的规律: 是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还是政治事实?	271
第三节	周期性侵掠的规则与偶然的征服	272
第四节	联盟者和边境民族	273
第五节	草原的牧人和林木中人	274
第六节	草原和耕地	275
第七节	蒙古人统一的功绩	278
第八节	迁移还是侵入?	279
第九节	迁移不如说是统治	281
第十节	残破地方的再繁殖	282
第十一节	中国农人的侵入草莽之原	283
第十二节	草原文化的历史边界	284
附录	成吉思汗系诸汗国 (卡韦涅编)	287
	成吉思汗系人物的肖像和服装	322
	注释和参考	324
	地图:	400—401之间
	(1) 蒙古地区图	
	(2) 1217 年之际欧亚地区的西部	
	(3) 1217 年之际欧亚地区的东部	
	(4) 1270 年之际蒙古帝国的西部	
	(5) 1270 年之际蒙古帝国的东部	

人名译名对照表	401
地名译名对照表	409
部落、族别、种别译名对照表.....	416

著者引言

我企图在本书中把有关成吉思汗历史的几种主要的、而且迄今为止曾经做过充分研究的原始史源作一番比较,这些史源是:

(1) 在波斯史源方面为拉施特约在 1303 年所著的《史集》; 别列津译本, 1861 年至 1888 年出版。^①

(2) 在中国史源方面为 1369 年所编成的《元史》; 其一部分曾经 F. E. A. 克劳斯译出, 用《成吉思汗〈元史本记〉所载他的生平事迹》的名称于 1922 年在海德堡出版。^②

(3) 蒙古史源方面, 约于 1240 年编写的, 以《秘史》的名称著称。此书的中文古译本, 成书约在 1370 年(《元朝秘史》, 曾经鲍乃迪重译成俄文, 见于北京传道团集刊第四卷(1866 年)。又此书据波兹德涅耶夫所说, 伯希和先生曾依照中国一种古代发音的对音将它还原为蒙古文(其若干零篇由伯希和于 1920 年起予以发表,

① 拉施特曾利用另一位波斯史学家, 即志费尼(+1260) 书。他的书没有译本, 但在吉伯纪念丛刊(Gibb Memorial Series) 里面有由米尔咱·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加兹维尼校勘、正在刊行中的原文: I. 成吉思汗和他的诸继承人传, 1915 年; II. 花刺子模沙王朝历史, 1916 年; III. 蒙哥汗和亦思马因人史, 1937 年。(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1958 年出版了波伊勒根据上述波斯文集校本的英译本, 1981 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高济的中译本。——译者)

② 于《元史》以外, 另有一种中国史源——《圣武亲征录》, 实际上它代表一种佚去的蒙古史源, 而大约于 1265 年译成中文的。《圣武亲征录》由鲍乃迪于 1872 年从中文译成俄文, 见《东方丛刊》分册 I, 参阅伯希和, 《通报》, 1929, 169。“比起 1369 年所编的《元史》, 《拉施特书》和《圣武亲征录》彼此更多吻合之处。无疑, 《圣武亲征录》正是拉施特及其提供情况者们吸取材料的那本蒙古编年史的中译本。《秘史》则是另一种有相当不同之处之本子。”(伯希和, 《通报》, 1930, 14)。参阅本书末, 关于这个材料的研究。

载在 1920 年的《亚洲学报》，其余尚未刊行)。继之有海涅士先生从事此种工作 (Manghol—un niuca tobca'an, 1937)。对于这种蒙古史源，我基本上是根据鲍乃迪的译本，而就我能力所及，用伯希和先生和海涅士先生的译文或对音加以校正。

第一章 成吉思汗勃兴前的蒙古

第一节 蒙古民族溯源、成吉思汗武功的前奏

从语言学的观点来观察，蒙古人属于阿尔泰系或突厥-蒙古系。这一系也包括突厥人^[1]和通古斯人^①。在上述各民族里面，突厥人至公元六世纪才以突厥这个历史名称（Turk，即“强壮”之意）出现，而蒙古人到了十二世纪才以像现在这样的民族出现。^②但是我们今天根据语言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可以将古代的和中古前期的若干游牧部落分别归属于突厥系或蒙古系。因此人们常常将中国人所称为匈奴而西方人则称为匈人的，认为是原始的突厥人，列入突厥语系的民族里面。而在“突厥”一词出现之前，以魏朝^[2]建立了自五世纪至六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而著称的桃花石或（按中文对音）拓拔，可能也是突厥人。相反地，蠕蠕人^[3]和唃哒人^③则可能是原始的蒙古人，前者曾一度称霸于蒙古地方，后者于公元五世纪曾统治过突厥斯坦。至于公元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时，统治过北京和十二世纪时统治过突厥斯坦东部的契丹人可能也是原始的蒙古人^[5]。

① 无疑也包括非马来种的日本人在内，根据夏尔·阿格诺埃的新近著作，这一点已经更为明显。

② 但是在唐代（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的中文载籍里面说：居住在客鲁漣河下游以及兴安岭之北（呼伦池和阿尔浑河上游）的室韦人中间有个叫做蒙瓦或蒙兀的部落，伯希和先生认为这是蒙古的名称在历史上的最初出现。（参阅《亚洲学报》1920年I, 145, 《通报》1929年, 126.）

③ 在我所著《草原帝国》里面采用 Hephthalites 这一词和克利斯坦生（著有《萨珊王朝时代的伊朗》，见《基默博物院年鉴》，1936）以及其他若干参考资料相同。我赞同 Hephthalites 这一词，因为它和东罗马遗留下来的若干最重要的抄本相符。^[4]

由此可见,在亚洲草原的内部历史上^①,突厥人和蒙古人互为雄长:从公元前三世纪至于公元后二世纪,在匈奴或亚洲的匈人的霸权之下,是突厥人势力的时代;至二世纪中叶,鲜卑人占据了蒙古的东部,大约是蒙古人势力的时代;至公元五世纪,鲜卑人和突厥种的拓拔人争夺中国的北部,结果胜利属于拓拔人。在这个时候,戈壁还是属于蒙古种的蠕蠕人。六世纪中叶,历史上出现了突厥人〔6〕,这就是中国人所称为“突厥”(T'ou-Kiue)的,他们称霸于蒙古和西突厥斯坦。至八世纪中叶,当突厥人失去了势力之后,与他们同种的其它民族代之而兴,首先是畏吾儿突厥人(自八世纪中叶至九世纪中叶),继之为乞儿吉思突厥人(自九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前四分之一的末期)。到了乞儿吉思人衰败(公元924年)之后,蒙古地方遂处于各种突厥部落和蒙古部落争夺之中,一直到成吉思汗于十三世纪初,在这一地域最终奠定了蒙古人的霸权。

这是不是说,这些政治上的变迁,就等于草原上人口的不断更换,每个胜利的游牧部落曾将以前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民赶走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成吉思汗的武功,有如我们对于阿提拉的认识,使我们达到另一种观念。如我们所知,阿提拉并没有真正夺取他所征服的一切其它好战人民的的东西——即阿尔泰人、芬兰-乌戈尔人、萨尔马西安-阿兰人或日耳曼人的东西。他满足于屈服他们,如同滚雪球一般,以匈人为核心,将其它民族合并在内,然后推动这些全部人众去攻击各古老的定居国家。与此相同,成吉思汗也

① 关于草原的艺术,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在我所著《草原帝国》(1938年,帕约书店出版)里面,另行叙述。在这里仅仅提一提屈恩·赫伯特教授有一篇重要论文,说明新近在安阳地方,被称为象形的坟墓里面发现若干兽形铜器,属于商朝,就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1200年之间,具有西伯利亚-蒙古的风格,显然受草原艺术的影响(参阅Herbert Kühn, Chronologie der sino-siberischen Bronzen, 见Ipek杂志12卷,1938年,第164页,插图57)。在安阳发现的商代器物里面具有草原风格这一点,斯德哥尔摩的卡尔贝格先生曾经到那里去看过,并向我证实了这件事。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或将被迫重新考虑全部草原艺术的时期问题。参阅后面附篇。

兼并了在戈壁的所有的突厥部落,将它们编入他的旗帜之下,带领他们去征略中国和波斯。因此,“蒙古”军旗就如同在蒙古人头上一样,也飘扬在突厥人的头上,而在斡罗思南部和突厥斯坦,在这个旗帜之下的,几乎尽是突厥人。为了避免疑义,这一点是应该说明的。在草原帝国里面,从匈人至于成吉思汗,它的人种常常是很复杂的;各个部落之间的关系,语言上的共同性要远逊于生活方式上的共同性,这种生活方式即游牧生涯,此外要知道所有这些游牧人同时也是狩猎者,因为这是适宜于草原和森林的边缘地带的。

另一个开宗明义的问题:十二世纪的一切蒙古人,在文化上是否都是远远落后于和他们同时的突厥人呢?有人说,蒙古语的演进由我们看来落后于突厥语很多,并引波普和巴托尔德^①以提高其论据的价值;又以为成吉思汗的伙伴们和别的族类相比,例如与畏吾儿突厥人相比,便觉得态度往往稍为野蛮。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前于成吉思汗两个世纪,有一个说蒙古语的民族,即契丹人,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文化程度。^[7]相反地,现今西伯利亚的属于突厥种的雅库特人,还是一个原始民族。总之,在人种学方面,蒙古人或突厥人的进化迟速绝不应以他们的语言演变为标准,而要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论是蒙古人的部落或是突厥人的部落,如果能够住在和定居文化直接邻近的地方,和中国或波斯接触,这些部落就变文明;如果住在草原深处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就还是半开化人;如果住在草原和森林的边缘,尤其是住在森林里面、西伯利亚的山区或满洲的森林地带,他们也可能还是真正的野蛮人^②。在这种场合,决定历史演变的是人种地理学的

^① 尼·波普,现代蒙古语学者,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巴托尔德,苏联学者,著有《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等书。——译者。

^② 成吉思汗时代,有一部分蒙古人,《拉施特书》和《秘史》都称之为“林木中人”(Hoi-yin irgèn 槐因·亦儿坚),游牧的蒙古人对之颇为轻视。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5年, I, 218 以下。《关于室韦人的森林生活》,第 393 页。^[8]

具体事实而不论其种族为何。

因此,我们认为,成吉思汗的历史是草原人对于耕种人千年斗争历史中的一段,甚至可以说:这是草原和耕地斗争的一段历史。因为中亚细亚和上亚细亚在事实上成为两种地理演变的场所。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南方沙漠暗中侵蚀有水草的耕地,当人类已经有了历史的时期,因为被放弃而出现一种“撒哈拉化”现象,约在公元四世纪,在和阗和罗布泊之间尼亚、密儿伦、楼兰的若干中心地区因为水源枯竭而荒废,可以作为证明。这种“撒哈拉化”还可以由斯坦因考察团在这整个地区所发现的许多“地下森林”而得到证明。^①另一方面,在稍北一点可以看到一种互相交替的痕迹,耕地向草原发展,草原向耕地反攻。如果前一种现象仅仅产生于自然的力量(虽然游牧民族的破坏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水道系统的毁灭,而水道乃例如喀什噶尔地区和锡斯坦所恃以维持其植物的生命的),那末,在“青草之原”上的耕地的前进或后退,总是人为的事实。在汉代(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我们看到中国的屯田军士逐渐向山西、陕西、甘肃北边的草地推进。汉“天子”的农田使匈奴的畜群后退。到了四世纪,随着匈奴大举进攻中国北方,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在五十年中,只是游牧民族互相残杀,经过许多次的掳掠、抢劫、焚烧,把陕西、山西、河北的中国城市弄得残破不堪。在乡间,被农民放弃的耕地长满蓬蒿,一片荒芜。西安附近的渭水流域,空无人居,虎狼成群侵入^②,在陕西称帝的野蛮人领袖苻健,号秦国,这个朝代无疑是属于蒙古种,在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恐惧而请求他驱逐猛兽;他拒绝这种请求,他是宁愿站在狼的这一边而不站在农民这一边的人,他说:“这些野兽饥饿了,等到他们

① 参阅斯坦因《Ruins of Desert Cathay》I,图 83。

② 参阅戴遂良《历史文件》II,978,公元 354—357 年下。(戴遂良系法国耶稣会士,于清光绪十三年来我国,所著书名《中国简史》。——译者)

满足的时候,就不再吃人了!”在这种残酷性格里面,可以看出蛮人领袖的内心深处的满足:草原野兽侵入这些地方足以完成突厥-蒙古人群的占领。曾建立过某些中国旧都城的陕西,正在变成为属地,成为阿拉善和鄂尔多斯的延续。可注意的是,成吉思汗的最初目的也是这样。当他占领中国北方一部分地方时候,曾想消灭农户,废除耕种,将土地变成牧场:如果这样,中国在黄河以北的土地将要变成为一片草原。相反,自十八世纪以后,中国的农民不断向蒙古的草地及满洲的森林侵入,常常使鄂尔多斯的游牧人和通古斯的狩猎者后退到更远的地方。

当草原向耕种地区横暴地侵入和耕种人向草原反攻的中间,有时形成短期的均势,这是当某一个来自草原的游牧部落,在中国地方居住已经相当的久,于保有足够的蛮力以统治“天朝”的文明人之外,还因为和中国人接触而享有相当威望和政治头脑以对付草原故乡深处还处于野蛮状态的同类人。公元五世纪时,统治中国北方的原始突厥人的“魏”朝的拓拔王拓拔焘,提供我们这种均势的范例。公元429年,当拓拔焘将要向戈壁对蒙古种的蠕蠕人发动一场反侵略战争的时候,他的幕僚们提醒他,在南面有受到建都在南京方面的中国人从背后进攻的危险。他凭藉着他的双重优越性,就是以中国方法对付野蛮人和以野蛮方法对付中国人而回答说:“中国人都是步兵而我们是骑士。一队小马和初生的犊,如何能够抵御虎或成群的狼呢?至于游牧的蠕蠕人,他们夏令在北方游牧,事后向南方转移,至冬季则向我们的边境抢劫。只要在夏天去攻击他们的牧场,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马匹已经不中用了,传种的马要追寻雌马,雌马要照顾小马。只要在那时攻击他们,断绝他们的水草,几天之内,他们就要被俘或被死了。”^①这样被指出来

① 参阅戴遂良《历史文件》II,1091。

的双重优越性，确是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大汗成功的左券，这使他能够同时战胜还在草原深处游牧的亲族和在南方的中国人。然而这种双重优势只能暂时存在。必然到达一个时期，即突厥-蒙古种的征服者完全中国化，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或者被北方的游牧部落所击败，或者像拓拔人那样被中国人同化，或是和忽必烈的后裔那样被中国人驱逐出去。在中国和蒙古的关系之中，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节奏。

第二节 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

蒙古本部或外蒙古，从贝加尔湖向南伸展，由阿尔泰山至于兴安岭^[1]，这一个地区，北方为树木繁生的山岭和牧地，南方为草原地带。遼古时期，该地区似乎曾经是一个文化萌芽的中心，因为人们在那里发现旧石器时代的若干洞穴居室，特别在贝加尔湖西岸，上东古斯卡河的支流别拉亚河旁边，伊尔库茨克迤西八十里的马尔塔地方。^①

在上述地区的腹心地带，鄂尔浑河的上游，杭爱山山中，公元元年前后第一个匈奴帝国似乎是以这里为其中心：“单于”或匈奴之王的王庭可能是在这里，即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弯曲处，在现今的额尔德尼昭——成吉思汗后裔的哈刺和林城的西面。当这个时期，现今的内蒙古，就是说在戈壁和长城之间的一片长形草原，是若干其他匈奴部落的领域，他们常常为中国人的帝国的利益而扮演边境卫队或藩属的角色。公元四世纪初叶，也就是这些在河套地区联合起来的匈奴，从中国夺取了北方诸省的大部分。类似局

^① 不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方，因为印刷上拼音有错误，使我在《草原帝国》中(第30页)说错了。参阅塔尔格朗著《战后在北亚细亚发现的古物》《芬兰-乌戈尔学报》，XIIIX，第47页，赫尔辛基，1937年。

面再出现于七世纪。在这个时期,外蒙古成为东突厥汗国的中心,在这里,其可汗们曾有驻在地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右岸,十分靠近哈刺和林。也就在这个地方的附近,介于和硕柴达木小湖和柯克淮-鄂尔浑之间,哈刺和林以北六十公里,有刻在石上的追悼文字巨著,它代表突厥民族的初期史诗^①。与此同时,在内蒙古,沿着长城北边的境上,成立了一个分离出来的突厥汗国,它依附中国,时而和中国联盟,时而被中国兼并。

最后东突厥终于衰落了,他们的继承者,畏吾儿突厥人仍在外蒙古建立了他们的中心,即其“斡耳朵巴力”(或“宫廷的城”^②)坐落在现今哈刺-八刺哈孙,即在哈刺和林稍北一些的地方。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约于公元763年所接受的聂斯脱利教^③的影响,回鹘人达到相当高的文化阶段。通过粟特人而采取了叙利亚的字母,他们为自己创造一种独特的文字,后来由此产生了蒙古的和满洲的字母。鄂尔浑河的故地成为草原帝国的传统中心,到这个时候已经一个世纪了(自公元744年至840年),现在就要变更它在历史上所赋予的地位了。回鹘人似乎开始要从游牧的生活进入定居的生活。在介于森林和草原之间的某些具有有利条件的地方,他们已有变成农耕者的倾向。摩尼教不是劝告他们食用蔬菜而放弃他们旧有的肉食和乳料么?在哈刺-八刺哈孙的一个820年的碑文里面说:“野蛮风俗和充满血食烟火的地方变成食用蔬菜的地方,杀戮的地方变成鼓励行善的地方。”^④ 伊朗的影响,由

① 这里所说的碑文,指阙特勤碑。——译者

② 斡耳朵巴力(ordou-baligh 或作 ordou-baliq),“皇帐的城”。在畏吾儿突厥文字里面,ordou指营帐(御用的),由此有宫殿、宫廷等意义。参阅伯希和《通报》1914年,264。

③ 聂斯脱利教为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在唐代传入我国,称景教。——译者

④ 参阅沙畹与伯希和合著的论文《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亚洲学报》,1913年,I,268。

摩尼教而传入，而中国的影响，则由于回鹘的可汗们与唐朝的皇帝们联盟结好而增加，共同地把未来的外蒙古变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伟大帝国所在地。这些趋势如果继续下去，可以料想突厥-蒙古民族的命运可能完全不同。这种情形，不禁使我们设想一个“大突厥”可能建立起来，在宗教方面受摩尼教、聂斯脱利教和佛教的推动，在艺术方面受希腊-佛教派或伊朗化的库车派和吐鲁番派的推动，最后在知识方面受库车、粟特和梵文文学的影响，自成一种文化，可以和邻近各国的文化并驾齐驱。我们今天由畏吾儿文学里面所得到的了解，尤其在佛教方面，允许我们窥测这种可能性^①。

然而到了公元 840 年，回鹘人，被另一种突厥人从鄂尔浑的帝国地方驱逐出去，这一种人完全是野蛮人，这就是来自叶尼塞河上游的乞儿吉思(黠戛斯)人。当回鹘人向戈壁的绿洲、向吐鲁番、向焉耆、向库车徙移而变成为定居民族的时候，乞儿吉思人使蒙古地方倒退到野蛮状态去。在乞儿吉思人统治之下的八十年(自公元 840 年至 920 年)期间，鄂尔浑地区没有留给我们任何东西足以回想在东突厥和回鹘人统治之下所出现的文明曙光，没有任何东西足以比拟和硕柴达木的强有力的英雄史诗或哈刺-八刺哈孙的宗教狂热遗迹。到了公元 920 年轮到了乞儿吉思人也被契丹人国王耶律阿保机在一场胜利的进攻中从鄂尔浑驱逐出去之后，情形更坏，因为契丹人在侵入之后并不占据该地。虽然阿保机曾邀请回鹘人(向在甘肃甘州称王的回鹘人国王乌母主提出)再来繁殖他们旧有的地方，但是没有结果。^[2]回鹘人已经完全习惯于塔里木盆地北边游行商队所经过的绿洲的农业和商业的生活，拒绝再过草

^① 巴托尔德不赞同将 *Ouigour* 和 *Oghouz* 这两字都指回鹘人，见所著“*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Türken Mittelasiens*”，柏林，1935 年，第 38 页，*Menzel* 译。我们知道 *Oghouz* 这一字突厥语指“族”，在鄂尔浑河的突厥碑文里面，*Togouz-Oghouz* 有九个族，另外 *Utch Oghouz* 三个族，*Alti Oghouz* 六个族等等。

原的危险生涯。^① 外蒙古此后被委弃于来自亚洲北部的各种不知名的游牧部落。一度在历史上发出光芒的外蒙古，又投入荒蛮之中。从此它的情况晦暗不明，一直至于成吉思汗的崛起。^②

在这个时期，历史的注意力转向契丹人。我们曾指出，这一种民族的蒙古人性质，他们居于南满的西面，辽河西岸之上，在这条河流和它的支流察哈尔河之间，即在现今热河地方。契丹人并不是像人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属于通古斯种群，其实他们是属于蒙古语族，他们的语言是“蒙古的方言而和说通古斯话的人接触，带了强烈的腭音。”^[3] 他们从其君主阿保机时候开始强盛，阿保机属于耶律氏，^③ 当公元 924 年和 936 年之间，他完全征服了戈壁的东部。公元 936 年，阿保机的儿子，也就是他的继承人德光，^④ 由于中国人的割让而得到当时还是个第二流的普通城市的北京，同时得到山西北部的边境要地——大同。中国人一切收复这两处地方的企图概归失败（公元 979 年，986 年），反而被契丹人大举以骑兵横行中国北部直抵黄河沿岸，到达中国国都开封府的对面（公元 1004 年）。就是在这一年，1004 年，中国和契丹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终于成立了和议，两国的边境划在距北京稍南一些的地

① 参阅《辽史》，伯勒什奈德(Bretschneider)译，《中世纪史研究》第 1 卷，214 页。

② 翁独健教授按(以下略作翁按)：金人灭辽之后，对其所属的部落极端压迫，励行征集各部的丁壮编入队伍以为侵宋防夏准备。复迷信敌人来自北方，遂拟消灭塔塔人、蒙古人，每三年派兵出塞肆行掳掠杀戮谓之“灭丁”。这与近代帝国主义殖民者对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土人的灭绝政策相仿。同时金人又实行“清野”政策，使边防三百里内外无人烟，谓可以防止蒙古南侵和劫掠。并毁其船筏，不使窥边境，还有施行私相越境法，犯者以死论。与西夏虽有使节往来，然后来只留有所谓榷场数处以为贸易交通孔道。金人常谓“得其人不可有，得其地不可居，”故对蒙古及塞外各部落尽其掳掠、残杀、奴化及分化的能事。这里著者所谓“一度辉煌于历史上的外蒙古，因此又投入荒蛮之中，从此它的情况不明”，其理由和情况有如上述。这时蒙古汗朝亦为之消灭，至成吉思汗始恢复汗位。

③ 或作 yi-la，参阅罗尔夫·斯坦的《辽史》，T. P. 1939, 23。（原注以耶律既作 yé-liu 也可以作 yi-la，系由中文耶律亦作移剌。——译者）

④ 德光即《辽史》所称太宗。——译者

方。

当整个十一世纪，契丹人和平占有北京。和古老的中国接触，他们很快变成文明人，但是丝毫没有丧失他们种族所固有的特性。十三世纪初，契丹的一个贵族耶律楚材就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他成为中国文学之士，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但是他保留足够的蒙古人特性使他可能成为成吉思汗的亲信幕僚。^①

但是十二世纪初，在满洲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近代满洲人的先民，属于通古斯种的各种人民，一直到这个时期，还是生活于几乎完全野蛮的状态之中。他们的地方在这时候布满了森林，他们就在森林里面以渔猎为生，只有通过契丹人和文明世界相接触，他们程度不同地承认契丹人的宗主权。他们中间最强有力的一部分，是住在黑龙江的南支流乌苏里江流域，即在满洲和现今俄国的滨海省之间的女真人。^[4]

公元 1113 年至 1123 年，女真人的首领阿骨打^[5]起兵反抗契丹人的霸权而夺取他们的满洲南部，即辽东之地，随后又夺取了热河，结果将属于契丹人的地方都夺去。这时候，女真人是和中国人联合行动的，中国人从南方攻击契丹人的背后。然而契丹人一旦被打倒，原来的盟友则因为争夺北京而彼此失和。女真国王吴乞买即阿骨打的兄弟和继位人，和中国断绝了关系。女真人不但成为北京的主人翁（公元 1125 年），并且夺取了中国都城开封府，俘获了宋朝的皇室（公元 1126 年）。一时人们以为女真人于征服中国北部之后，也将占领中国的南部。女真人的骑兵，从公元 1129 年至 1130 年横贯中国南部，对这里进行了可怖的进攻。但是他们不能立足在扬子江之南，而在公元 1138 年，和中国的宋朝缔结和约。女真人保有北中国全部而将中国的南部留给宋人，在原则上，分界线由淮河流经的地方继续通过渭河和汉水流域。北京和开封属于

^① 参阅本书第 214—215 页。

女真人,宋帝将他的国都迁到杭州,此地 in 浙江省的一个与它同名的海湾底部。女真的统治者以“金”为国号[满洲语为阿亦申(Aisin即爱新),蒙古语为阿勒坛“汗” Altan(-khan),中国语为金],开始中国化,尤其是从公元 1152 年迪古乃放弃了满洲森林中的营帐而建都于北京以后。^①

为了完成这幅对成吉思汗出现前夕的中国地图的描绘,我们补充提到另一个野蛮人国家,就是当公元 990 年建立在西北边境上的唐兀人国家^[6]。唐兀人是吐蕃^②种的一族,当公元 1001 年占据了宁夏地方,就是在现今甘肃省的东北边境进入鄂尔多斯之处。当公元 1028 年至 1036 年之间,他们向西发展,占有甘肃西部的甘州和敦煌。这个在甘肃和鄂尔多斯的唐兀人国家成立之后,一直到公元 1227 年才被成吉思汗所征服而告结束,曾用中国的名号,自称西夏王国^③。他们掌握和中亚细亚交通的孔道,由通商而致富,在中国影响之下,他们的文化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并曾仿效汉文而自己制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字。

第三节 十二世纪时蒙古种民族之一初次向西发展、哈刺契丹人的西迁

上述的重大变化,使蒙古和突厥斯坦同时受到震动。

① 迪古乃(完颜亮)即《金史》所称废帝海陵庶人。海陵于即位后三年迁都北京。——译者

② 翁按:这里著者称唐兀人(西夏)是吐蕃种的一族,但据《金史》“西夏列传”“夏国王李乾顺其先曰拓跋思恭,唐僖宗时,赐姓李,是为太祖,李继迁历五代至宋,传三世至元昊始称帝”,是则西夏主原为拓跋族,属于突厥种,而非吐蕃种。元昊在宋时赐姓赵。

③ 蒙古人和波斯人称这个国家为合失(Qachi)或合申(Qachin)由中文“河西”(Ho-Si)的转音,其意义为黄河以西之地。

我们在长春真人的旅行记(《西游记》)和张德辉的纪游^①中读到,当女真人侵入的时候,一部分出亡的契丹人在介于克鲁涟河^[1]和土拉河之间的蒙古地方建立一座城,自其位置而言,旨在控制蒙古地方。但是这项兴建大约很快就被各种游牧部落所窒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的历史。长春真人于公元1221年5月至6月之间经过这个地方,曾看见废墟,还能够辨认出来若干街道的位置。他在地上拾到一块瓦或砖,上面有契丹文字^[2]。依照张德辉所说(十三世纪中叶),这座城位于土拉河和山岭之间,周围宽广三华里。^②如果我们联想到土拉河的黑森林^[3]当成吉思汗时代正是客列亦惕(克烈)人的势力中心,可以究问,在一个世纪以前契丹的移民在客列亦惕人的历史中曾起过什么作用呢?他们是否被客列亦惕联盟的创始者所消灭呢?有没有一部份契丹人加入这个联盟呢?许多问题,现在得不到解答^③。

比较幸运和知道得更多的是耶律大石的企图^[4]。

耶律大石属于契丹皇室耶律族,《辽史》说他善于骑射,同时他精通汉文,因此被擢为翰林院的“林牙”^④。当公元1120年,契丹朝廷在女真人侵入的面前全局崩溃之际,他曾试行鼓励他的家族

① 张德辉的纪游,《渐学庐丛书》本名为《塞北纪行》。《古今图书集成》卷116作元张辉卿(张德辉字辉卿)《边墩纪行》。——译者

② 《张德辉游记》,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第54—55页。又参阅,韦利《Travels of an Alchemist》第68页。

③ 这里我提起了蒙古史里面一个最可痛惜的遗漏处,即我们对于客列亦惕人的来历不明,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属于突厥种,还是属于蒙古种。成吉思汗历史的作者们,无论为蒙古人(《元朝秘史》),波斯人(拉施特的《史集》)或中国人(《元史》)都是忽然引入客列亦惕人,述他们的生活,仅仅将时期上溯两代,没有将他们和以前任何民族联系起来。他们究竟是否一个古老民族而用新的名称呢?还是由若干旧部落联合起来的呢?(参阅本章下第七节)

④ 翁按:辽以翰林为林牙,林牙非翰林院的官衔,耶律大石初为翰林应奉,寻升承旨,应奉与承旨都是翰林院的官职。汉人称翰林为太史,林牙大概是太史的意义。

和人民。既然不能挽救北京,也无法使皇位继承人奋起有为,他便向西方谋发展。根据志费尼所述,他在这个时候只有伙伴七十人(《辽史》称大石率领铁骑二百宵遁。——译者)。根据《辽史》,他先到汪古突厥人的地方^①,其酋名叫床古儿,向他献马四百、驼二十、羊一千。从这里,耶律大石前往别失八里,就是现今济木萨的附近(在现今古城之西)。^[5]在该地,他召集了当地属于回鹘种族各首领,向他们陈述,所言具见《辽史》。他从他们那里得到骑兵一万,以黑牛白马祭天地和祖先之后,他再向西出发。事先,他曾派一使者去见回鹘国王名叫毕勒哥(Pi-le-ko)的(突厥语中比勒加 Bilgä 指“智者”),向他追述在一个世纪以前,契丹创业主阿保机于驱逐了鄂尔浑(哈刺-八刺哈孙)的斡耳朵巴力的乞儿吉思人之后,曾请回鹘人(元代称畏吾儿人——译者)重返蒙古帝国的故地^②,足见契丹人和回鹘人的关系常常是很亲密的。回鹘国王来和耶律大石会谈,相聚三天,送给他马六百匹、驼一百匹和羊三千,以助其西行。并且自动送子孙给他为质,正式自认做他的藩属^③。

关于这位契丹英雄以后的事《辽史》说的较少,我们在这里要向志费尼请教。这位波斯作家告诉我们说,未来的古儿汗即耶律大石,在辞别了回鹘国王之后,先向北方,往叶尼塞河上游乞儿吉思突厥人方面去,意欲在该地建立国家。“到达乞儿吉思人地方的边境上,他们驰骋于乞儿吉思人的领土上,但是,看到乞儿吉思人将要集合起来准备反击他们的时候,他们退到叶密立^④地区,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城邑,遗迹犹存”。^[6]许多突厥部落自动来归附在这个契丹贵族的旗帜之下,他不久便统率有四万户。

① 汪古突厥即《辽史》所称白达达。(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212。)

② 并没有结果,因为定居在甘肃的回鹘人拒绝再过鄂尔浑地方的游牧生涯。(参阅上第二节)

③ 《辽史》,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 211—214)。

④ 在塔尔巴哈台(按即今之塔城)的楚古察克方面。

第四节 哈刺契丹帝国的建立^[1]

耶律大石于增加了实力之后，向伊塞克湖地区和楚河流域前进。依照志费尼所说，他的成功并不费事：“他向八刺撒浑^①（在楚河之上）前进^[2]。这个地方的统治者，自称为额弗刺昔牙卜（Afrâsiyâb）^②王朝^③的后裔，并不很强盛。他仅仅管辖哈刺鲁突厥人（即葛逻禄突厥）和康里突厥人^[3]，而这些人不服从他的命令，甚至有时侵犯他的疆域。由于没有自卫的能力，他派遣使者至契丹移民的首领处，请他进驻他的都城，愿将政权交奉。耶律大石于是进入八刺撒浑，据有汗位，取消额弗刺昔牙卜后裔的汗号，只留给他们伊立-伊-都儿汗的称号，^[4]即‘突厥人之王’。稍后一些时候，他又臣服了康里突厥人。他的一支军队，征服了喀什噶尔与和阗。另一支军队，前去报复乞儿吉思人。他的军队把费尔干纳和河中置于其宗主权之下。就在这个时期，撒麻耳干的王侯们也变成他的藩属。他派大将额儿讷思攻花刺子模沙阿即思^④，在其境内大肆焚杀，阿即思乞降并愿意每年献三万的那为岁币。”^⑤

《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耶律大石和他的伙伴们费去了十年功夫以完成从北京至八刺撒浑的迁移。“他们渐渐熟悉新地方^⑥居

① 八刺撒浑或译作八刺沙衮，元刘郁《西使记》称过其地，尚见残垒，地址约在托克马克之西南方，靠近亚历山大山麓。——译者

② 按 Afrâsiyâb（额弗刺昔牙人）即志费尼《世界征服者》所称 Efrasiyab，是古代波斯史上的突厥名王，其后裔让位给西辽主耶律大石（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第 290 页）。——译者

③ 就是伊斯兰教突厥的哈刺汗王朝。^[5]

④ 应作 Atsiz 不是 Atsîz，《草原帝国》中（第 215 页）有错误。

⑤ 根据志费尼，见《多桑书》第一卷，第 441—442 页；又见马迦特，《库蛮考》，167。

⑥ 指伊塞克湖和楚河的地区。

民的风俗习惯，这里和他们的北方沙漠地方毫无共同之处。土壤平坦，人们在那里种有很多桑树。出产和中国相似，但是夏秋无雨。”^①

伊本-额梯儿^② 供给我们以补充材料。他告诉我们，当回历 522 年(即公元 1128 年)，在喀什噶尔的边境上出现了“申”(Sin) 国(就是指中国)的“古儿汗”——就是我们的耶律大石——绰号“残废者”。喀什噶尔的哈刺汗王朝的哈桑之子阿合马，出兵抵御，但战败被杀。“当这位古儿汗离开中国来突厥斯坦的时候，沿途遇见了不少本国人，这些人都是在他之前迁来向该地的汗王们寻求好运气的。他团结了他们，并且以他们为助力，成为突厥斯坦全境的主人。但是他并不破坏被征服地方的行政机构，只满足于每家献一个的那，此外，并命令各地方的首领在腰带上系一块银牌表示服从。后来他进攻河中(即撒麻耳干王国的马维兰-纳赫儿地方)。这个地方的汗王马合某^③ 从忽毡出师与之对敌，但是于回历 531 年 9 月(Ramadhan)(即公元 1137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21 日)被击败而逃亡。马合某乞援于其宗主，即塞尔柱王朝的算端、东伊朗的国王撒查。公元 1141 年，撒查渡过阿姆河进兵以驱逐契丹人，古儿汗与之相遇于哈特湾，迫他退至只儿浑流域，并在那里击败了他(公元 1141 年)。”

拉施特称赞耶律大石(称他为都石太傅)，说他有政治才干，并且极端谨慎。据拉施特的解释，耶律大石于回历 522 年至 523 年(即公元 1128—1129 年)采用古儿汗的称号^[6]，其意义相同于大汗(Grand-khan)。但是志费尼译做“世界之汗”(Khan universel)。

① 《西游记》，韦利译，第 88 页。

② 伊本-额梯儿(1160—1233 年)，毛夕里人，著书名《全史》，阿刺伯文。——译者

③ 哈刺汗王朝。